

朱践耳：将“山歌”献给党和人民

95岁杰出音乐艺术家昨辞世，根据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、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谱写这段深情宽广音乐的人走了。昨天，上海交响乐团确认，我国杰出的音乐艺术家、原上海市文联主席朱践耳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，享年95岁。根据朱老遗愿，不开追悼会，家中不设灵堂，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。

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，朱践耳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：“《英雄的诗篇》之所以动人，因为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”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艺术家，朱践耳23岁加入新四军，从此开始跟随革命理想、与人民同行的人生，注定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深情音乐，能从他的笔下流淌进一代又一代人民心中。此外，他不仅为《接过雷锋的枪》谱曲，还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：“接过雷锋的枪，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……学习他，对人民无限忠诚……学习他，为祖国献出青春。”

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

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，原名荣实，字朴臣。青少年时期的苦难，并未磨去他心头对理想的憧憬。那个年代少有偶像，朱践耳却早早地对聂耳的作品情有独钟。他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“朱践耳”就是为偶像而改，寓意“践行聂耳的道路”。他曾说：“只要他的作品出来，我马上要买来。”1935年，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不幸溺水身亡。我知道这个情况后，觉得非常可惜，聂耳若活着，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民音乐家。”

像聂耳那样，为救国图存谱曲，为人民呐喊，是朱践耳此后始终不改的理想。

1945年，朱践耳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，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，在此期间创作了《打得好》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。《打得好》问世后，战士们士气高涨，打到哪里歌就唱到哪里。1959年留学前苏联期间，他在遥远的莫斯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生日写下《节日序曲》。毕业作品，他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为题



像聂耳那样，为救国图存谱曲，为人民呐喊，是朱践耳践行的理想。



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，写在朱践耳音乐道路的每一步中。正是他去西南、去村寨，与人民生活在一起，才谱出了风格各异的民族交响。图为朱践耳深入西南山区采风，与当地人民在一起。（均上海交响乐团供图）

材，选用了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以及七律诗《长征》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，组成五个乐章的交响大合唱——《英雄的诗篇》。

1960年，朱践耳学成归国。不久后，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，他根据《雷锋日记》里的一阙短诗，仅用了半个小时便谱成了曲，定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这首层次丰富、情真意切的曲子经由才旦卓玛的演唱广播后，在中华大地引起热烈反响，至今仍在人民中传唱。同一时期，他还为《接过雷锋的枪》谱曲并作词，为千千万万个与雷锋拥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鼓舞士气。

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告诉记者，2015年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《英雄的诗篇》重返舞台演出，“那一晚，已经93岁高龄的朱老格外激动”。

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。这些年，上海交响乐团的后生晚辈是朱老家中最常见的客人。团长周平回忆：“老人每一次都悉心准备，他拿出报纸、音乐期刊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感悟。我们一到，就开始讨论创作。”仅有几次谈话与音乐无关。

他嘱咐上交的人，自己身后不办追悼会，家中不设灵堂，遗体捐献国家。

“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”

内心美、深层美，还它远古的、历史的、原来的面貌。那些原始的记谱是歌唱家、演奏家模仿不出的，是非常神奇的。

“他是人民的知音。”上海音乐家协会的曹畏记得，1982年《黔岭素描》在“上海之春”首演，朱践耳在后台被一位少数民族听众拉住，“我们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”。朱老后来告诉曹畏：“1981年，我去贵阳观摩‘苗岭音乐节’，而后前往黔东南的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，亲历了他们的生活风情，我惊喜地发现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充满了十二音，使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，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。”

朱老把《黔岭素描》比喻成“用音乐的刻刀刻画成的一组单色木刻”，这般的多调性、侗族特殊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，在当时既标新立异，又返璞归真。

朱践耳那次深入黔东南的采风适逢春节前夕，苗家人热情端出的土菜让花甲之年的朱践耳肠胃不适，上吐下泻外加高烧不退，折腾了许久。但那次深入生活，他带回了《纳西一奇》。“朱老的创新，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民间音乐传统为创作根基的，同时结合新的创作

技法。”周平说，朱践耳在一次次去云贵、去西藏的过程中，发现中国民间音乐五彩斑斓的个性，“并从中悟出，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跟西方现代派音乐很接近”。

以纯粹许音乐，梦寐以求是“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”

青年时期一次卧病在床，为朱践耳打开了通往音乐殿堂的大门。彼时，一台借来的老式收音机陪伴他走向焕然一新的人生。他从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怆》交响曲》得到鼓舞；为贝多芬《“命运”交响曲》感到惊叹；在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五交响曲》发现新奇；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当代作品《春之祭》《火鸟》日夜沉醉。那些美妙的声响让这个病榻上的年轻人心生欢喜：“我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。”

从23岁许愿到1986年他的《第一交响曲》问世，梦想的达成，朱践耳用了40余年。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：“没有一分纯粹，不可能抵达。”

“纯粹”可以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。1985年到1999年间，朱践耳创作了10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。在周平看来，

“这既是一位音乐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；其中部分交响曲在观念和技法上的先锋性，更显示了一位中国音乐家将西方交响纳为己用的创作胆识。他不仅有古典音乐创作的技艺，而且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作曲技法，许多作品呈现出的当代性，甚至远超许多年轻作曲家。”

“纯粹”也可以是一种日日不虚度。朱践耳70岁时是上海音乐学院课堂里最年长的“学生”。他的晚年时期，最乐在其中的休闲活动便是与后辈谈音乐。他用布满皱纹的手所写出的总谱，被出版社惊叹“工整得可以直接付梓”。曹畏告诉记者：“朱老敬畏音乐，他用最纯粹的音乐之心与人相交。他珍视听众的评价、媒体的评价、同行的评价，每每有心得，就记在小本子上，反复拿出来推敲。”许多人都见过，朱老随身带着本红色笔记本，里面写着他对生活、对音乐的感悟。他给小本子取名“一得篇”。一本写满了，换一本继续，天长日久，便成了“一得集”。

先生千古，国内音乐界一片哀泣。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正在欧洲准备乐团巡演，惊闻噩耗，心情沉痛异常，他说：“朱老是中国老一辈音乐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是中国音乐家的良心。他对上海交响乐团、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贡献，是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。”周平说：“音乐是先生留给上海交响乐团、留给中国音乐界的财富，这个时代有朱践耳先生是何其幸运。对朱老的离去，我们唯有用音乐深深地缅怀和致敬。”

今年10月21日，原本是上海交响乐团复排的《天地人和——朱践耳作品音乐会》上演的日子。这台音乐会作品由朱老不同时期创作的四部代表作构成，蕴涵着“和”的艺术境界以及生生不息上下求索的人文理想，包括《节日序曲》、第六交响曲《3Y》、唢呐协奏曲《天乐》、第十交响曲《江雪》。周平叹息：“最可惜的是，朱老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，坐在台下看我们排练了。”陈燮阳则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珍藏的信封，皱皱的纸上写着端正的字：“陈燮阳老友，排练太辛苦了，吃点巧克力。”

曾经有乐迷说，有朱先生和他的音乐在，真是这个时代莫大的幸福。如今，他的作品仍回荡在风里，我们何其有幸。

国内首部公映的“慰安妇”题材纪录片昨天单日票房过千万

《二十二》：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态度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见习记者 王筱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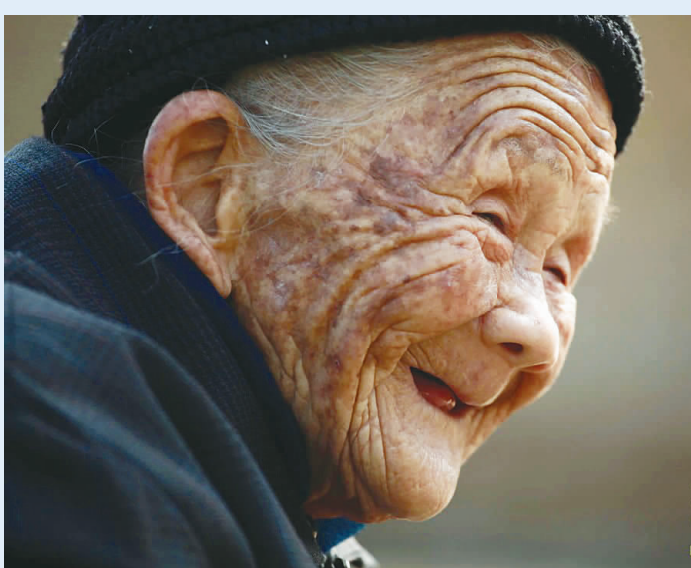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，日本无条件投降72周年，朋友圈里在为一部特殊电影鼓劲。《二十二》，国内首部公映的“慰安妇”题材纪录片，从预排片0.3%到首日排片1.4%，再到昨天傍晚的4.6%，一路逆袭。最终，这部小成本纪录片昨天在上映次日以单日票房破1000万元的战绩，制造了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的奇迹。

意料之外是对于电影市场而言的。《二十二》没有声势浩大的前期宣传，没有如今商业片运作常见的保底发行模式，它甚至连正常公映都走得磕磕绊绊——是历经三年网络众筹，才走到了院线观众面前。情理之中则完全出于历史和民族情感。它是否符合电影艺术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这段从民族记忆与乡土里得来的影像记录，本身就是一道历史的深深刻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部电影在商业院线的表现，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态度。

沉重历史面前，一切修饰都是多余的

2012年，80后导演郭柯拍摄了广西“慰安妇”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的“日本儿子”的生活，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，仅剩32位，《三十二》得名于此。2014年，幸存的老人只剩下了22位，为了尽可能地留住这段历史，郭柯开始了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的制作。

苦难的记忆如何去拍，会不会有消费磨难的嫌疑，这是郭柯反复琢磨过的。坐在影厅里，观众会感受到这部影片独一無二的气息：没有震撼的配乐，没有煽情的旁白，镜头收敛了一切粉饰的炫技，冷清至极。画面里，除了22位老人在农村平凡的生活，很少能



没有震撼的配乐，没有煽情的旁白，《二十二》的镜头收敛了一切炫技。图片均为该片海报。

读到那段尘封已久的伤痛记忆。郭柯坦言：“跟老人相处一段时间，当看到老人们的眼睛的一瞬间，我想你的选择会和我一样，不会多问了。那一刻，你只是一个晚辈，不是什么导演。当我把她们当作我的亲人看待，我的拍摄就有了分寸，问题就有了底线。将所有镜头拉长，给观众一个机会深情地看看她们，去体会老人的生活环境和她们的心情。”

但就是这种“无聊”的画面，产生了震撼心灵的作用。就像导演所说：“如果这是我奶奶，我会要求她们回答那些血淋淋的问题吗？”她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也是了不起的历史老人，唯有深情凝视，才是最大的尊重。

民族大义面前，一切情绪都是自发的

“只要求得‘1%’的排片，约

600万票房，这意味着有20万人进影院，这样就够了。”郭柯上映前曾这样表示。但就在上映首日，一天300多万元的票房已让片方的工作人员苏北淇感恩连连，她说“这是个奇迹”。

早在2015年10月，《二十二》就拿到了公映许可证，无奈发行费用不足，影片便在公益平台上众筹。结果，参与众筹总人数32099人，筹得100多万元，成功解决了影片上院线的问题。片尾，这份长长的名单、32099个名字出现在了字幕上。除此之外，演员张歆艺主动借出了100万元拍摄费用，大量学者提供帮助，众明星录制视频呼吁观众走入影院，院线经理们也主动加排了许多场次——这些不约而同自发的行为共同造就了《二十二》今天的成就。

影片末了，黑底白字，22位老人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，又一个个被加

上框，剩下的名字渐渐隐去。就在8月12日、公映前两天，片中的主角之一黄有良老人在海南离世，终年90岁。“二十二”只剩下了“八”、“三十二”终将归零，自然规律无可逆转，但有些正义必须伸张。老人生前曾是八名赴日起诉的海南“慰安妇”之一，她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受害者的名誉。从2001年7月到2011年，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、抗争，日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，但以“个人无权起诉国家”为由，判决原告败诉。

如今，黄有良老人走了，当年赴日参与诉讼的老人没有一个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。但历史的面貌不会模糊，《二十二》就是最好证明——我们不会时时哭泣，但一刻不忘。

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展演上海站今起开票

17台剧目34场演出将亮相沪上

本报讯（记者黄启哲）“春华秋实—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展演”于9月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相继举行。此次来沪的17台剧目将在两个月内，登台上海美琪大戏院、上海国际舞蹈中心、逸夫舞台、艺海剧院等8个剧场演出34场，涉及舞剧、音乐剧、地方戏等多种舞台艺术类型，集中展示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以来的资助成果。据悉，展演将于今日正式开票。

“春华秋实—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展演（上海）”，是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，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办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、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办。国家艺术基金自2013年成立以来，坚持文艺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。在其资助下，全国文艺院团创作了大量具有思想性、艺术性，贴近生活、内容丰富、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。

此次来沪参加展演的17台剧目，都是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下，新近创作或精心打磨的，所涉类型丰富、题材广泛，以不同艺术形式讴歌时代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主旋律佳作是一大亮点。比如由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演出的跨界融合作品《西柏坡组歌·人间正

道是沧桑》，综合运用合唱、重唱、领唱、对唱和戏剧讲述等艺术样式，观照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。辽宁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《八女投江》凭借唯美芭蕾演绎壮烈的革命故事，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。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《董必武》，从董必武革命生涯中截取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展开故事。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也不在少数。湖南省湘剧院的湘剧《月亮粼粼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讲述山村教师秦雅文坚守贫困村山村30年的动人故事。而四川省川剧院研究院的川剧《尘埃落定》、张家港锡剧艺术中心的锡剧《三三》则分别改编自同名小说，以戏曲形态呈现。在传承与打磨方面，有着“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”美誉的昆剧《十五贯》，此次将集结三地五代昆曲人同台，梦剧《保婴记》则已精心打磨超过十年。

各地剧团都十分重视来沪演出。对于一些过去鲜少走出本地的地方剧种来说，来沪“闯码头”还带着推广剧种的使命而来。听说此次展演主办方有意安排艺术教育普及意义的系列活动，不少剧团都是主动申请。如本次展演活动将在演出前介绍剧目看点的“五分钟演前导赏”，和演出结束后与观众直面交流的“演后谈”，将成为“基本配置”。



“春华秋实—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展演（上海）”将用两个月时间，集中展示近年全国各地舞台上的佳作。图为舞剧《青衣》剧照。（主办方供图）